

封建传统教育制度。无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教方人士涉身非教会学校，他们都力图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培养、塑造人才，正如时人所比喻的，这是“鬼谷先生”与孔门争夺地盘。在这些学堂里，推行西方学制，以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组织教学，从内容到方法都与中国的传统教育不同。所以，这些学堂“对于弊端丛生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来说，确实具有破旧立新的启蒙意义。”^①它既刺激着中国传统教育方式和内容的更新，又逐渐影响中国官学的改造以及新式私立学校的兴起，中国女学的兴起更是受其启迪。

马礼逊学堂的创立，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对中国教育产生过直接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该学校的影响。从对旧教育的冲击而言，有学者认为：传教士办学形式客观上起着冲击当时中国旧教育体制的作用，对促进中国旧教育体制向近代化方向转化有潜移默化的功效。^②从该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走上社会，服务社会，对近代中国的进步都有积极的表现，从这方面看，马礼逊学堂的教育是成功的。正如人们所说，鲍留云“在建立和管理学校方面相当成功，而他通过一群学生——他们成为许多行业的杰出人物——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可能不逊于任何一个传教士。”^③马礼逊学堂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西学东渐的作用的确不能小视，有学者指出，它“是近代中国本土第一个以新教传教团体为背景、以普通教育为内容的学校，标志着近代教会教育史的开端。它将西式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引进中国，同时又在学校中保留了传统的教学法，进行了长达10年的实践。这既是对其他类似学校经验的借鉴，也对后来的教会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④

马礼逊学堂虽然只是对学生施以小学、中学程度的教育，但是，在这个学堂出来的学生，比如容闳、黄宽、黄胜和唐廷枢四人都有非凡的表现。

（一）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

容闳（字达萌，号纯甫）蜚声中外，同时代的美国友人称赞他是个极有

① 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5页。

② 仇华飞：《早期中美关系研究（1784—1844）》，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③ [美]卫斐列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第57页。

④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第352—353页。

才干的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除了要完成他自认为对其人民有利的工作外，并无任何个人野心。”孙中山说容闳“才智学识，达练过人”。^①后人从他倡导留学教育，主持幼童赴美留学评价他，说他是“中国留学生之父”。有人从他的经历、他的为人评价他，说他是实干家、活动家，“做的”要比“想的”和“提倡的”多得多。^②

容闳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他出生在离涉外口岸澳门不远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在封建封闭的社会里，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比内地的人要多一点对外经商意识，容闳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却愿意送儿子到洋学堂学习，与这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1847年容闳随校长鲍留云赴美，在孟松中学毕业后考进耶鲁大学。当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仍然学习中国文学，他曾写信给澳门的卫三畏，请求寄些中文书本给他在美国自修。而今在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有不少容闳的手稿，包括他曾作过的一些诗，其中有：“善似青松恶似花，如今眼前不及他，有朝有日霜雪下，自见青松不见花。”该诗写于1854年5月11日，正是大学毕业时。



容闳

1854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放弃可以谋取高职的大好机会，决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报效祖国。当他回到家，跪在母亲膝下，告诉母亲他毕业于美国人引以为荣的耶鲁大学，获毕业文凭时，母亲不知文凭有何效用，反问他文凭能值多少钱？容闳没有直接回答。他只告诉母亲，他是第一个中国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母亲便是“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第一等大学之母”。母亲虽然面有笑容，但看着面前西装革履、留着胡子的儿子，总有点不自在。她让儿子脱去西服，去掉胡子，穿上长袍。母子的对话，反映了东西文化观的歧异。

在一个外受欺凌，内存忧患的多灾多难的国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页。

② 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页。

家里，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要报效祖国，绝非易事。他曾任美国传教士伯驾的私人秘书，原以为可以通过伯驾接触清朝官员，实现其教育计划，谁知伯驾对此不感兴趣，给他的每月工资只有15元，容闳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随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工资较高，每月可得75金。但他不想当翻译，想学习法律，做开业律师，由于受英国律师的排斥，只好放弃此计划。不久，他到了上海，进入上海海关，在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安排下，在翻译处工作，薪水优厚，月薪75两白银。容闳工作了3个月，看不惯外国人掌管中国海关，便向李泰国挑战。他问李，“以予在海关中奉职，将来希望若何？亦能升至总税务司之地位乎？”李泰国趾高气扬地对他说：“凡中国人为翻译者，无论何人，绝不能有此希望。”容闳一气之下，辞职不干，在辞职书上，容闳铿锵有力地质问：“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李以月薪200两加以挽留，也留不住他。容闳解释辞退的原因是，“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此辞职之本意也。”^①经过几番蹉跎，后来，容闳通过赴美购置机器获得了清朝洋务派大员的信任，在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帮助下，心中蕴藏了十几年之久的教育计划，终于得到了清政府批准，并于1872年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这既是他的心愿，也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当之无愧。

容闳的思想，改良主义和激进主义兼而有之，在早期活动中，前者占主导。他主张和平改造中国，为此，他多次向清朝大吏上书，提出他的改造中国的最新方案，突出的是他以西方银行为模式建议建立中国近代银行的计划。容闳和留美学生黄开甲一道翻译美国的《国家银行法》、《美国改订法及附录》等文，在这基础上，制定国家银行方案，并在张荫桓和翁同龢帮助下，上奏朝廷。容闳的银行计划包括《银行总纲四条》、《总行章程十二条》、《分行章程二十四条》和《续拟银行条程六条》等，其开办银行总构思集中在《银行总纲四条》，包括开办事权、印发钞票、扩充公行和兼管铸造。^②他的计划很快得到清廷批准。正当容闳满怀信心地为实现计划进行筹备之时，由于时任中国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35—36页。

② 容闳的国家银行计划分别发表在《时务报》第9、10册。

电报局总办兼上海招商局总办的盛宣怀反对和阻挠，计划终于搁浅。

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已是70岁老人的容闳，积极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活动的策划。西太后发动政变后，他企图营救梁启超出京，失败。他也因此成为被通缉捉拿的对象，仓促亡命上海租界，后又避难于香港。随着和平改造中国计划的不断碰壁，容闳思想中的激进因素不断增强。1900年，他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自立军活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由和平改良走向武装革命的开始，也是容闳思想变化的转折点。7月，以容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召开自立国会，通过容闳起草的宣言，并选容闳为会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但起义不幸归于流产，容闳在中国境内振兴中国的努力也宣告结束。

对辛亥革命的支持是容闳爱国心的充分体现。当武昌起义胜利时，这位83岁高龄、身在美国的老人，听到自己曾为之努力过的事业终于有了结果，兴奋不已。1911年12月，他在一封致友人函中表达自己对辛亥革命的看法和心愿：

目前在中华帝国发生的政治现象在历史上确是非凡而空前的。

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

我真诚地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事来敌对目前遍及全国的平和的情绪。如果领导者的个人野心产生并占据了他们的心，将加重混乱、无政府和流血，不可避免地一定导致外国的干涉。这将导致整个中国被瓜分。

愿所有中国的爱国者警惕这种危险，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①

容闳比孙中山大38岁，是孙中山的父辈，孙中山对容闳心仪已久，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1900年孙中山对日本横滨友人说：容闳是一位才智和经历

^①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藏，引自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都很丰富的人物，如果反清革命胜利，“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①同年9月2日，孙中山与容闳恰巧同乘“神户号”从上海赴日，与容闳同行的有容星桥（容开，容闳的侄子，兴中会会员，日本名平田晋），经容星桥介绍后，孙中山与容闳一见如故。抵长崎后，孙中山去旅店访容闳，容闳劝孙中山回国，在华南观察动静，以图再举。这次见面后，孙中山依容的劝告回国，并赴台湾观察华南局势的变化，并继续筹划惠州起义。容闳对孙中山的印象是：“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他鼓励孙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志”为志。^②此后，容闳从长崎赴香港。1902年，洪全福、李纪堂等人计划在广州起义，拟推容闳为大总统。事泄后，容闳再度逃亡到美国。

在美国，容闳既与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保持接触，也与孙中山革命派为代表的兴中会会员保持联系，但思想上已放弃改良主张，转向支持兴中会和后来同盟会的革命行动。他在美国四处奔波，继续为革命事业效劳，争取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并向美国人介绍孙中山。1909年，他邀请孙中山去美国，与荷马李和布斯等制定革命计划。后来，孙中山与荷马李等密谋的长堤计划，可以说是容闳促成的结果。

辛亥革命的成功，容闳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谢纘泰，请他代向孙中山“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希望孙中山能“当选下届大总统”。容闳对新政府的财政问题十分关心，请美国朋友计算维持中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需要多少经费，并把计算结果寄给孙中山。当时容闳患病在床，不能回国，他让儿子容觐槐回国，为民国建设事业服务。

孙中山收到容闳的信后，欣然邀请容回国辅政，他在1912年2月写信给容闳说：

……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我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8页。

②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页。

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①

然而，不幸终于发生，4月21日容闳去世，其未竟的心愿，终于由儿子来完成。小儿觐槐回国后，受孙中山、黄兴之托，到广东制造局任军火局长兼工程师。大儿觐彤回国后，担任矿冶工程师。1921年2月3日，孙中山签署“内务部委任令”，“任命容觐彤为本部技工”。^②

毫无疑问，容闳是个爱国者，正如美国牧师吐依曲尔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的演说中所说：

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③

（二）致力于西医学传播的黄宽

黄宽则与容闳不同，他走上了学医、从医，医人救国的道路。他以其精湛的医术治愈了众多病人，解决了许多疑难杂症，成为近代中国留美、英归来的名西医，医治了许多贫病的同胞，获得中外人士的爱戴和欢迎。尤其是他致力于把西医学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医学史上有名望和贡献的人。

黄宽，字绰卿，号杰臣，广东香山东岸乡人。1829年出生，由于父母早亡，自幼跟随祖母一起生活，天赋敏慧，有“奇童”之称。11岁就读于澳门马礼逊学堂，成为该校的首期学生。据马礼逊教育会记载，黄宽于1840年入学，中文姓名叫亚宽，英文姓名 Afun。^④ 当他随鲍留云先生赴美时，已在马礼逊学堂学习了近6年之久，打下了英语基础，受到了西学的启蒙。

1850年夏，黄宽和容闳在美国孟松学校毕业。黄宽即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系。从马礼逊学堂到孟松学校，黄宽与容闳这对同窗十载的老乡、同学，这次分别，各自走上不同的救国道路。

①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44页。

② 邓丽兰：《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第17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代跋，第15页。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623.